

王老墨◎著

姥姥与奶奶 的战争



李花朵和杨小叶，一个**姥姥**，一个**奶奶**。
红花和绿叶，如何相互搭配？

生孩子，起名字，坐月子，海量问题与宝贝一起降临。
姥姥与奶奶见招拆招！



王老墨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姥姥与奶奶的战争 / 王老墨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229-07973-4

I . ①姥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3672 号

姥姥与奶奶的战争

LAOLAO YU NAINAI DE ZHANZHENG

王老墨 著
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编辑: 欧阳秀娟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汪晨霜

责任校对: 刘 艳

装帧设计: 艺海晴空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280 千字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973-4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婆婆和岳母 / 001
- 第二章 儿子牛牛 / 018
- 第三章 月嫂王姐 / 034
- 第四章 起名风波 / 057
- 第五章 太姥反悔 / 081
- 第六章 牛牛失踪 / 106
- 第七章 夜半惊梦 / 123
- 第八章 复杂问题 / 145
- 第九章 百日庆宴 / 168
- 第十章 视频遥控 / 186
- 第十一章 仨育儿嫂 / 204
- 第十二章 玉米奶奶 / 229
- 第十三章 假戏真唱 / 255
- 第十四章 忙中出错 / 279
- 第十五章 欢喜过年 / 296

第一章 婆婆和岳母

1

苏微：

我的预产期就要到了，在妈和婆婆强制勒令下，我提前休假，在家静候那最幸福的一刻。

哎，孕晚期的女人心理神秘而复杂，既有就要见到宝宝的那份喜悦，又夹杂些许紧张和忐忑，不知那一刻会是什么样子，自己的表现又将会如何？

我本想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中，听听音乐，或者呼呼大睡，养精蓄锐，可妈和婆婆都在我家，不时过来嘘寒问暖，叫人心烦。我肚子里的那小家伙也不安生，不是用小拳头捣我的肚皮，就是用脚来踹我，搅得我心神不宁，不时地惊叫一声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得听从妈和婆婆劝说，出去走一走。

初春的阳光真好，洒在身上暖洋洋的。漫步在街心公园之中，心情为之一爽，惬意极了。我后悔没有早些听从婆婆与妈的劝说，早出来走走。

可没走多远，我就奇怪地发觉，公园里不少人都在好奇地瞅着我，匆匆的路人停下脚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叫我不由面红耳赤。

经过漫长的近9个多月锤炼，我已经习以为常，不就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，走路像个笨鸭子、企鹅吗？有哪一个肚子里怀孩子的女人不是这样？我与她们有何不同，有什么好看？

可我很快明白了，他们不是在看我，而是在看我身边的两个保镖——妈和婆婆。

妈和婆婆身高与我相仿，右边是妈，稍胖，左边是婆婆，偏瘦。她俩与我并肩而行，寸步不离，我夹在中间，俨然像一位大将军，绝对是公园

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不知旁观者是在赞叹我好福气，散步还有两个妈妈相陪，还是在嘲笑我太过于娇气？

我对妈和婆婆道：“妈，您们别这么跟着我，让别人笑话。”

我妈一本正经道：“笑话什么？他们那是羡慕，让他们嫉妒去吧。”

婆婆柔声道：“微微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大意，还是小心为好。我和你妈的任务就是为你保驾护航，寸步不离。”

我妈道：“你婆婆说得对，你现在是大熊猫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不跟着你能放心吗？”

我忽然停下脚步，撇嘴道：“那你们就把我关在笼子里，叫我傻吃酣睡，当猪养。明天不出来了。”

我妈生气道：“你爱出来不出来，对于你，我们就得严看死守。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不懂事？”

婆婆怕我真的动气，对身子和胎儿不好，对我妈道：“李花朵，咱俩后退一步，别离微微这么近。”

婆婆主动停下脚步，与我拉开距离，我妈却没听她的话，继续与我并肩而行。她常不以婆婆的话为然。

这时，有人喊我婆婆的名字：“杨小叶。”

婆婆回头，见叫她的人是原来单位一起的姐妹，转身对我妈说：“我去说句话。”便上前与那人打招呼。

我暗自窃笑，少了一个保镖，瞅我的人少了，心中坦然些。

妈拉着我的手继续跟我漫步前行，回头瞅我婆婆一眼，撇嘴道：“你婆婆这人就是耳朵根子太软，让你一说就没有主意。这回我一个人跟你行了吧？”

没走几步，又有人叫我妈的名字：“李花朵。”

妈回头看，原来是她原来单位的同事徐姨，手牵着她的小外孙女。

妈原来就与徐姨很要好，便松开我的手，与徐姨拉上手，两人热情地聊起来。那小女孩子跑进路旁草坪，一个人玩起来。

这回我更高兴了，剩下一个保镖也甩掉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

此时，天气刚刚见暖，树已抽绿，花还没有盛开，公园里多是休闲的老人和玩耍、晒太阳的孩子。尤其是在家中窝了一冬天的孩子们，回归到

大自然，忘情地玩耍，格外开心。

因为就要当妈妈的缘故，我现在非常喜欢小孩子，特别愿意看那些怀抱中的婴儿和牙牙学语、摇晃走路的孩子。看着他们，我在猜想，我肚子里的宝宝会是什么样子？更像他们中的哪一个？

徐姨的小外孙女一个人蹲在刚刚抽绿的草地上，玩手中的一个小彩球。柔嫩的小手将球放在草坪上，轻轻拨动过来，又拨动过去，默不作声。以我的观察，这孩子大概两岁，身上穿得五颜六色，很漂亮，在刚刚泛绿的草地中是朵鲜艳夺目的花朵。

我见那孩子一个人很孤单，便想和她一起玩。我冲她拍手：“宝宝，来，阿姨跟你一起玩。”

那孩子抬头，恐惧地瞅我一眼，起身跑开，在离我远些的地方又蹲下，继续玩她的小彩球。

我心想：这孩子还有些认生。假如她是我的宝宝，难道我就没有办法把她叫过来？我还真不信。

我又拍拍手，笑道：“来，宝宝，阿姨跟你一起唱歌：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，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拍拍手呀，看那大家一起拍拍手。”

那孩子站起身来，好奇地看着我，忽然跺了一下脚。我暗喜，意识到这孩子会唱这首歌。

我又向她招手。她想过来，又有些犹豫不决。我继续唱：“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……”

那小女孩子忽然张开两只小手向我跑来。我开心地笑了，当妈妈的人对孩子总是有办法。

忽然，咚的一声，那孩子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跌倒在地，手中的彩球飞了出去。

我的心吓得也咚的一下提起来。都是我惹的祸，不知孩子摔得怎样，见那小家伙却很坚强，一声没哭，趴在地上瞪着明亮的大眼睛看我，却不爬起来。

我鼓励她道：“宝宝真勇敢，不哭，自己起来。”

小孩子还是不动，看样子她非让我扶起来不可。

我向前走两步去扶孩子。此时，我已经蹲不下身子，只能弯腰伸手去拉孩子，那孩子仍然不动。

我又把腰弯得更低些，忽然没有站住，身子一歪，哎哟一声，倒在草坪中。

2

苏微：

这时，我婆婆如从天而降，跑到我面前，失声叫道：“微微，你怎么了？”

其实，我并没有怎么样，我一弯腰就觉得腿发软，身子一歪，轻轻地倒下，并没有觉得疼。可我确实吓得够戗，不知这一倒，惊着肚子里的宝宝没有？顾不得回答婆婆的话。

婆婆见我不吱声，抬头见我妈还在那里跟人聊个没完没了，尖声叫道：“李花朵，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，你看微微怎么了？”

妈听到婆婆叫她，回头见我躺在地上，大惊失色，慌忙跑过来，道：“微微，你怎么了？”伸手就要拉我。

婆婆一把将我妈的手打开，道：“别动手。微微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试着活动一下，要是不能动，可千万不能硬来。”

几个园中休闲的人围上来，七嘴八舌说开：

“哎哟，是不是要生了？可别生在公园里。”

“快打‘120’叫急救车呀。”

我妈一听这话，抬头见同事徐姨还在，对她说：“你快帮我打个电话。”他们这样一说，我心里没有底了，更不敢乱动。

草地没有干透，感觉出湿润来，我心中顿时充满恐惧，不知那湿乎乎的，是不是身上有血流出来。

婆婆道：“微微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来扶你，试着坐起来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不知自己行不行，点点头，那就试试吧。

妈和婆婆在我身子两侧，一边一个人，轻轻地将我扶坐起来。

妈见我没有什么大碍，便要把我拉起来，被我婆婆制止了，道：“不行，

微微你先别动，坐在这儿观察一会儿。”

妈瞪婆婆一眼，道：“杨小叶，你就叫微微坐在这湿地上？”

婆婆也不还嘴，顺手将自己外衣脱下来，叠成一个垫子，放在我屁股旁，对我说：“微微，你坐在这衣服上，缓口气，然后再起来。”

婆婆和妈两人扶着我，我欠起身子，屁股一挪，坐在婆婆的外衣上，婆婆则一屁股坐在我身后，让我靠着她的身子。悄声问我：“微微，怎么样，没事吧？”

我没有摇头，没有点头，围上来的人将我吓蒙了，我不知道有事没事。

我听到有人议论：“你看哪个是婆婆，哪个是妈？”

有人道：“那还用问，姑娘身后那个是妈呗。”

他们真笨，恰恰猜错了。

正当我妈和婆婆手足无措之时，救护车到了我身边。从车上跳下医生、护士，将我慢慢抬上车，驶往医院。

3

赵方明：

我妈给我打电话时，我正要参加公司一个重要会议。妈说苏微在公园里跌倒，可能要提前生，叫我回家去取一个蓝色的包袱，里面是生孩子要用的东西。

我吓得魂飞胆破，急忙跑回家，抓起那蓝包，火速赶到医院。

此时，苏微正在里面做检查，我妈和我岳母两人站在走廊，像两只老母鸡，脸红脖子粗地斗起架来。

我妈道：“李花朵，你的心也太大，怎么能把微微一个人丢下，跑到一边聊天？”

我岳母反问我妈：“杨小叶，你别光说我，你不在微微身边，干什么去了？”

我妈道：“你没听到有同事叫我？有你在身边，我才去跟人家打个招呼，你要是不在，谁能叫动我？”

我岳母毫不相让，还嘴道：“你打个招呼就回来吧，谁知道你这么没心

没肺，我们单位的小徐叫我，我能不打招呼？”

我妈道：“你强词夺理，你应该等我回来后再去聊天。今天这事就是你的责任，微微要是跌个好歹，我跟你没完。”

我岳母道：“杨小叶，你别威胁我，说好是咱们两人陪微微，是你挑头去聊天，今天就是你的责任。是你说的，别跟微微这么近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耐烦了？”

“你胡说八道。”

“你胡说八道。”

两人越吵声音越大，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位护士，严肃道：“患者家属不要大声喧哗，这是医院。”

我妈和我岳母这才停了下来。现在该轮到我说说话了。我劝早了她们谁也不会听我的话，只能是等着挨骂。

我耐心劝道：“妈，妈，您二位息怒，息怒。有什么事咱们回去解决，微微不会有事，您们放心吧。”

我妈声音低下来，心疼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微微跌得有多重。对了，你把蓝包给我，我看看还差什么东西。”

我妈打开包袱，可里面除了一个布娃娃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

我们三人顿时都惊呆了。

我岳母手指着我，愤怒道：“赵方明，你怎么跟你妈一样没心没肺。微微生孩子，你不拿宝宝穿的小衣服、盖的被、包的单子，拿个布娃娃干什么？”

我妈嗔怪我道：“瞧你这孩子，叫你把那个蓝布包袱拿来，拿个布娃娃干什么？”

我委屈道：“妈，您看，这不是蓝包袱吗？”

我妈再看包袱，确实是蓝的。奇怪道：“怎么有两个蓝包袱？”

我岳母瞪我妈一眼，道：“娘俩一对没心没肺，话都说不明白。”

我妈白我岳母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把包袱扔在长椅上。

我挠头道：“都怨我急着来医院，没打开看一看。妈，我现在就回去取。”

我妈焦急道：“微微进去半天了，现在不知什么情况，你这一走……”

我岳母站起身，怒道：“你这个傻爸，叫孩子光身子等你取包袱？你娘俩快下楼，去超市买。”

我妈起身要跟我去楼下超市。

我岳母道：“站住，你俩一走，微微这边有点情况我找谁？”

我妈气得手指我岳母：“瞧你这人颠三倒四，到底让我怎么样？”

我急忙打圆场道：“妈，妈，我看这样，我给爸打电话，他有我们家钥匙，让他给送过来。”

我见她俩没有反对，急忙掏出手机打电话。

我这边打手机，她俩仍在相互指责。

我岳母埋怨道：“杨小叶，我说过你多少遍，准备工作一定要细，没想到关键时刻你竟犯这样低级错误。”

我妈还击：“你别长个嘴就知道说别人。我想起来了，这布娃娃是你买的，为什么要用蓝包袱包？”

我岳母说：“布娃娃是我买的，难道国家有规定不让用蓝包袱来包？微微说她喜欢布娃娃，我看着这娃娃好看，就买了一个。那包装太脏，我给擦干净，用蓝布包起来，这有什么错？怨就怨你们娘俩没心没肺。”

我妈说：“就你有心有肺，把女儿一个人扔下去闲聊。微微要是摔个好歹，我跟你没个完。”

我打完电话，见她们还是没完没了地吵嘴，只得耐心劝道：“妈，妈，您二位息怒，息怒。有什么事咱们回去解决。当前，大家都要冷静下来，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目前准备工作还差些什么。”

我岳母说：“东西一样没拿来，你说还差什么？”

检查室的门开了，苏微抿着嘴，笑咪咪、摇摇摆摆地出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位女医生。我妈和岳母急切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没等苏微说话，女医生道：“没事，她摔得并不重，主要是自己太紧张，周围人一多，思想有压力，各方面情况就不太好。现在放松下来，都正常了。不过，还是要多加小心，有些动作不能做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去扶孩子。你们回去吧，有情况及时过来。”说完就匆匆走了。

谢天谢地，一切平安。我搀扶着苏微上了我车，拉上二位妈妈一起回家。

姥姥与奶奶 的战争

车上，我岳母不停地在数落着苏微：“你这丫头，就是没心没肺，去扶什么孩子？你没听你徐姨说，那孩子皮实着呢，摔得再重她也不会哭。你要是摔个好歹，我还不得被你婆婆吃了。”

苏微只是嘻嘻笑，不说话。趁等信号灯时我回头，见我妈只穿个薄毛衫，没有穿外衣，问：“妈，怎么穿这么少？”

苏微接话道：“妈把外衣垫在我屁股下，弄湿了，没有办法穿。”

我妈道：“不碍事，不冷，不冷。”

我岳母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一件外衣，管什么用，我说把微微扶起来，就是不干。”

我妈道：“哼什么？一件外衣不管用，你不还穿着一件，也脱下来呀。医生说了，我们不让微微动弹是正确的，一旦有情况我们哪里知道怎么处理。”

我岳母道：“就你是亲婆婆，我不是亲妈。”

4

苏微：

妈与婆婆的战争，从我怀孕开始拉开序幕，之后越演越烈，以至发展到白热化程度。

我妈和我婆婆原本是形影不离的初中同班同学，下乡一个知青点睡一铺大炕的身贴身好友，用现在话说就是人见人羡慕、人见人嫉妒的闺密。后来，知青点选拔优秀知青上大学，我婆婆暗中煽风点火，串联发动同学投我妈的票，我妈被选为工农兵学员走了，两人这才分开。再后来，我妈进入机关，当上一名机关干部，嫁给我爸，当了图书馆馆长太太；我婆婆回城后进工厂当工人，两人仍来往密切。连我婆婆与我公公搞对象，都是我妈穿针引线做的大媒。你们说她俩是多少年的友情，铁不铁？

我妈叫李花朵，我婆婆叫杨小叶，妈与婆婆在一起，如同她们的名字，是红花与绿叶。绿叶因红花而生动，红花因绿叶而丰满，彼此相得益彰。我妈处于主导地位，我婆婆围着她转，凡事都是我妈说了算，从念书时起

就一直是这样。打个比方，我婆婆从别人那儿借来一本小说，我妈瞥了一眼，不屑道：“什么破书，多没意思，快别看了。”我婆婆连翻都没翻一页，就把书还给人家。更有甚者，有一次婆婆家一个老邻居给我婆婆介绍一个对象，那人家里条件不错，人很斯文，还是一个机关干部，我婆婆动心了，去请示我妈。我妈乐颠颠地替我婆婆去相亲，回来告诉我婆婆，这个小白脸哪像个男子汉，说话酸倒牙，还是一副娘们腔。这人不行，拉倒吧。我婆婆连看都不看，就拉倒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妈就像大小姐，我婆婆像个小丫鬟，丫鬟依赖小姐，小姐指挥丫鬟，她们彼此都习惯了。

5

赵方明：

我与苏微谈恋爱，并非是我妈和我丈母娘的意思。我丈母娘和我妈虽是好友，两家相处如亲戚一般，苏家却压根没想把女儿嫁给我。苏微妈妈李花朵是机关干部，苏微爸爸苏国学是图书馆馆长，一肚子学问，写一手好书法，我爸、我妈都是工厂普通工人，两家条件无法相提并论，不在一个层面上，门不当户不对。苏微是只金凤凰、美丽的天鹅，理应攀高枝，嫁个白马王子。所以，我们一家人颇有自知之明，从没做过癞蛤蟆吃天鹅肉的美梦。

我们完全是背着父母自由恋爱。读大学时，有一次，我放暑假坐火车回家，在车上意外遇到苏微，让我眼前一亮。几年不见，原来那个淌鼻涕，不带她玩就哭哭啼啼的小丫头片子，竟出落成面目姣美、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我俩一聊，竟在同一座城市读书，我在轻工大学，她在医学院。知道这些信息，有什么好玩、好吃、好看的，就互相叫上，谁有烦心事、闹心事、纠结事，也找对方倾诉，日久天长，接触一多，就偷偷谈起恋爱。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，便向两家公开。我爸妈如拾个金元宝似的，乐得合不上嘴，无话可说。他们都喜欢苏微，我妈还认她当干女儿。可苏微妈知道此事如晴天霹雳，目瞪口呆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两天，大病一场，最后在苏微爸爸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下，才勉强接纳我。

我和苏微的恋情公开后，我妈像做错事的小丫鬟，在苏微妈面前总是

低眉顺眼，处处巴结讨好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。因为这事我与妈谈过两次，我说：“妈，您总这样，我在苏家更抬不起头来。”我妈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儿子，你不懂，等你有儿子、女儿就好了。”我让妈说糊涂了，想不明白这话是何逻辑，简直是歪理邪说。

果然如此，自从苏微有了身孕，我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腰板直了，对我丈母娘的指手画脚敢于置若罔闻，并且常常予以有力的反抗，越来越不服她管，这让岳母大人非常恼火，两人激烈地吵过几次，虽然事后和好，却并非如初。

6

苏微：

回到家，我懒懒地歪靠在沙发上，我妈坐在我身边，继续训我。

“你这孩子，就是气人，你说今天有多危险，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……”

我知道妈这话一说开，就如滚滚长江水，没完没了，忙打断她的话：“我饿了，我饿了。不光是我饿了，还有我肚子里您的外孙子、外孙女饿了，你管不管呀？妈，今天中午您给大家做炸酱面吧。”

妈气呼呼地瞅婆婆一眼，道：“我不会做，你不是说我做的饭难咽吗，谁做得好吃找谁去。我就是批评你，叫你长点记性。”

我哎哟一声，忙捂肚子。

大家惊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肚子里的小坏蛋踢了我一脚。”

赵方明说：“我扶你进卧室歇一会儿。”

我妈说：“就你这么能折腾，宝宝那是高兴，踢你一脚是轻的。”

婆婆说：“微微快进屋歇会儿，我去厨房下面，你妈做的面就是不好吃。”说着往厨房走去。

我和方明回到卧室，我侧身斜躺在床上，方明坐在我身旁，一手搭在我的腹部，问我：“小坏蛋真又踹你了？”

我嘿嘿憨笑，向房门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哪是小坏蛋踹我，是两妈把我磨唧烦了。哎，这一个妈，一个婆婆，一个劲儿地说。我真受不了。”

赵方明笑道：“看你那样子就是装出来的。我跑到医院两人正掐架，围着一群人观战。我吓了一跳，不知发生什么事情，以为你有什么情况。”

我说：“还说呢，她们吵架，产检室里听得真切，医生胎心都听不清楚。医生问外边出什么事，那护士怪异地瞅着我说，一个婆婆一个妈，掐架呢。我听了脸都发烧。方明，你说，我妈和你妈那么好，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？”

赵方明摇头：“是呀，我也纳闷儿，这确实是个奇怪现象。我发现，你的肚子渐大，我妈脾气渐长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是说，我生完孩子，肚子瘪回去，你妈脾气就没了？”

赵方明点头：“我想应该如此。你瘪肚子（犊子），我妈就没脾气了。”

我听出赵方明这坏蛋在巧骂我，我把他放在我腹部的手打掉，扯赵方明的耳朵：“好小子，你骂我，你才是瘪犊子，你是瘪犊子！”

赵方明龇牙咧嘴：“哎哟，饶命，饶命，小心我儿子踹你。”

此时，赵方明的手机唱起歌来。

赵方明对我说：“是你堂妹苏乔的丈夫候玉奇电话。”

7

赵方明：

候玉奇与我都在顺风纸业公司工作，他在销售部，我在新产品开发部，因为他是苏微堂妹的丈夫，所以我俩走得较近。

我问他：“玉奇，有事吗？”

候玉奇道：“方明哥，你怎么没有参加会议？”

我忽然想起，我误了一个重要的会议。

正当我忙着为二位妈妈劝架时，我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事业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。

吴事业说：“董事会决定，原开发部部长李世学同志任公司总工程师，开发部工作暂时由赵方明同志负责。大家知道，目前造纸行业普遍不景气，我们公司是搞特殊纸张的，靠的是新产品取胜，没有新产品，我们公司就没有活路。所以，开发部的工作很重要，前一段时间，Z9新产品研

发很有起色。公司像赵方明这批80后、30来岁的年轻人，风华正茂，该担些担子。哦，他老婆生了没有，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”吴事业扭头关切地问秘书崔大书。崔大书说：“吴总，刚才我打电话问情况。赵方明老婆没有生。她老婆在公园散步，逗小孩玩，不小心摔倒，到医院检查还没有事，回家了。”吴事业说：“哦，这有多悬。赵方明人呢？”崔大书回答：“赵方明说，他妈和丈母娘为他老婆摔跤的事吵起架来，他正忙着劝架。”吴事业应了一声：“哦，劝架呢。”吴事业的脸色忽然变得难看，他说：“老婆在医院生孩子是大事，比参加一个会议重要，我非常理解。我也是快当爷爷的人，非常喜欢小孩子。今后，顺风公司无论谁生孩子，都要送个红包，表示祝贺。可是，为劝架不来参加公司经理会议，我无法理解。”他说到这儿停了下来，表情严肃地看着与会人。大家纷纷点头，表示认同，会场气氛顿时沉闷起来。吴事业声调提高，气愤道：“这个赵方明，心里在想什么？工作时间在家帮妈妈和岳母劝架，还好意思说出口。公司靠这样的同志能把新产品拿出来？我表示怀疑。我现在撤销刚才的提议，新产品开发部，另安排别人负责。世学，你明天找赵方明好好谈一谈，告诉他，应该处理好家庭与事业的关系。”李世学点头：“好，我明天找他谈。其实，他平时工作还是……”吴事业打断李世学的话：“不用解释，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。”

叫我负责开发部工作，领导向我透过话，会上吴总又把我给撤了，却让我始料不及。我故作大度道：“玉奇，我跟你讲，撤销正合我意，你以为开发部临时负责人那么好当。开发部想让我负责，全是李世学的主意。他之所以能当总工，是把Z9新产品吹得太美了，可那东西现在还一点眉目都没有。他往自己脸上贴完金拍拍屁股走了，让我给他擦屁股，你说我能愿意干吗？”

候玉奇说：“可你知道谁当你们部的临时负责人？”

我说：“爱谁谁，我不操那个心。”

候玉奇说：“你听我说，吴总叫于明白负责。”

我惊讶道：“什么，于明白？吴总他老糊涂了，那个于明白根本不懂造纸。”

候玉奇道：“是呀，他不懂造纸……”

我忽然缓过神来，道：“你别说了，我明白了，于明白不懂造纸，但他懂得管我，我的妈呀，这回我可真的惨了。玉奇，别聊了，让我冷静一会儿。”

我挂掉电话。

咚咚，我妈在门外敲门：“微微，面下好了，我给你端屋里吃呀？”

苏微道：“不用，妈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和方明一会儿出去吃。”

苏微坐起身来，对我说：“我都听到了，都怨我，我摔这一下子，把你的部长摔没有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还是没有听全，吴总听说你生孩子，要送红包慰问，听说两个妈吵架，我在家劝解，没去开会，他才生气。”

苏微道：“这吴总太霸道，太随意了吧？用人怎么能像上街买菜，说买就买，说不买就不买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叫随意，一个临时负责人，他自己可以定。不过，新产品要是成功，我这部长就铁定了，拿不下来，我就得被拿下，也别想在开发部混。现在难受的是这个于明白，对造纸一窍不通，还当我们的头。开发部除我之外，另外两个人一直是我的助手。所以，这个于明白要想当这个部长就得靠我出菜，我出不了菜，他也就玩完。我非得让他逼死不可。”

我忽然躺倒在床上，抱头装哭。

苏微叹道：“唉，我把心思放在相夫教子上，你总得有点出息，没想到还出了这样的事。”

我说：“微微，可别，咱俩换个，我辞职，宅在家里，把心思放在培训下一代上，你干事业，明天当护士长。”

苏微说：“可饶了我吧，你以为那护士长那么好干。你知道吗，今年我们科，算上我，一共有四个人要当孩子妈妈。现在哪一个女人不把心思放在宝宝身上，你说护士长管谁？”

我妈又来敲门：“我可告诉你俩，面条再不吃成坨了。”

苏微道：“来了。”